

父亲的“绿皮车”

前段时间,我和太太去了一趟深圳。考虑到不赶时间,在12306平台选择了从广州站到深圳东站的普速列车,票价21.5元,算是白菜价了。

出发当天清晨,我们匆匆赶到广州火车站广场,抬头一望还是那熟悉的、标志性的“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八个红色大字和依然正常运转的大挂钟。一系列安检、检票流程后来到站台,映入眼前的是一列久违的“绿皮车”。在如今,高铁、城际动车随处可见的年代,“绿皮车”成了稀有品,确实罕见了。这趟终点站是深圳东站的“绿皮车”是为数不多依然经停广州站的普速列车。于是,我在列车前打了个卡,也第一时间把打卡照发到家庭微信群里报平安。没想到,这一下子打开了年过古稀的父亲的思绪匣子。“记得我3、4岁的时候,你奶奶经常带我坐广三铁路的‘绿皮车’去探望你在广州打工的爷爷……”

我父亲在佛山三水出生长大,是上世纪80年代通过“顶职”才到了广州工作,后来安家于此。他提及的广三铁路始建于1901年,1903年通车运营,途经广州石围塘站、小塘站、佛山站和三水河口站,是广东省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最早的复线铁路。

父亲回忆道,那时候“绿皮车”的车头都是蒸汽机车头,火车开动前的“呜”那一声鸣笛震耳欲聋,吓到年小的他双手捂耳朵。

父亲补充说,以前广三铁路沿线基本都是田野、水塘,会有村民在放牛、插秧、干农活,他好奇心作祟,不时要探头到窗外看风景。乘务

■卢伟琛(广州)

员见状,会把车窗拉下来并稳稳扣上,弄得他不开心,我奶奶也无计可施,只好买零食来哄他。

父亲继续讲,当时在列车上最高兴的事就是盼望乘务员推食品车从通道走来叫卖。推车虽小,但各种零食应有尽有,例如盲公饼、山楂饼、话梅、沙示汽水等,其中盲公饼和山楂饼是他的最爱。

父亲至今还清楚记得,如果透过车窗见到珠江大桥,就知道快到广州终点站了,其实那就是广州市民常说的旧羊城八景之一“双桥烟雨”的所在地。当年,列车会途经珠江大桥,最终停靠到石围塘总站。他和我奶奶下火车后,要先坐过江渡轮到黄沙码头,再换乘黄沙至动物园的6路车去小北探望我爷爷。

不知什么时候,列车广播突然响起,提醒乘客即将到达深圳东站,我们也要准备下车了。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正如电影《破地狱》片尾那句台词,难得我们上了人生这趟车,与其整天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要下车,不如好好享受下这一趟车,看一下沿途的风景,好好和身边那位聊一聊,那才不虚此行。

步出火车站的时候,手机又“叮咚”响了一下,原来是父亲在群里留言。“今天看到了‘绿皮车’,不禁勾起了我许多开心的回忆,因为那些年‘绿皮车’的车厢里留下了我快乐的足迹。一眨眼就七十年了,从小孩变成白头翁,虽然岁月无情,但童年的时光恍如眼前,依旧历历在目。”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陪父亲再坐一次“绿皮车”。

长江边上的修车铺直播间

老周第一次举着手机出现在抖音直播间时,直播间里一共三个人,两个是系统推流的机器人头像。

他那年四十七,在宜昌市西陵区一个旧码头旁边开了家便民修车铺,修自行车电动车,也补胎打气。铺子对面就是滨江步道,天气好的时候,江面上游船来来往往,对岸的山峦层层叠叠。老周每天修车的时候都能听见游客举着手机说“这里好美”,他低头看了看沾满油污的手指,心想,不就是条江嘛。

后来他闺女教他刷短视频,说“爸,你每天守着这么好看的江景,拍出来肯定有人看”。老周就决定试一回。那天傍晚,夕阳正落在磨基山后面,江水被染成一片赤金色,一艘客轮鸣着笛从宜昌港驶出,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他蹲在修车铺门口,把手机靠在工具箱上,拍了半分钟。画面抖得厉害,声音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只能听见他说了一句——“这船要开到重庆去,三天两夜。”

那条视频发出去后,第二天早上,点赞数跳到了四位数。评论区有人问“这是哪儿”,有人喊“大叔镜头再稳一点”。

老周来了兴致。他开始每天傍晚拍一段,有时候是江轮出港,有时候是退休老人在步道上打太极,有时候是码头工人卸货的剪影。他把修车铺的招牌挪了挪,让“便民修车”四个字刚好卡在画面的左下角。镜头还是抖,但他学会了一句开场白:“大家好,我是宜昌长江边修车的老周。”

2025年国庆,宜昌举办了一场职工文艺汇演,市总工会的宣传干事找到老周,说想用他拍的一段码头工人夜班卸货的素材。那段视频里,五六个装卸工人在灯光下扛着麻包从跳板上走过,脚步沉稳,影子被拉得很长。配乐是老周自己用手机配音软件哼的一段劳动号子,走得调得厉害,可有人评论说“这才是真的”。

宣传干事说:“老周,你这就是咱宜昌职工正能量的网络传播。”

老周知道,自己拍的这些东西让别人看见了宜昌。“看见”这件事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力量。

有一回直播,他镜头扫过一个在江边拉二胡的老人。老人姓李,退休前在造船厂干了一辈子铆工。二胡拉得不算好,可拉的全是老歌

■阎友新(宜昌)

——《我的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等。直播间里有人留言:“老爷子拉得我鼻子酸。”老周把那条留言念给李师傅听,李师傅拉弓的手停了一下,说:“你告诉他们,这把二胡是我用船厂的旧钢板做的。”

那晚直播结束后,老周发现手机里多了好几条私信。有外地人说下个月要来宜昌玩,问码头附近还有什么老手艺;有人问修车铺的地址,说下次路过要补个胎;还有个年轻姑娘,说她爷爷以前也是宜昌码头的工人,看了视频想家了。

老周把每一条私信都回了。他打字慢,用语音转文字,错别字很多,可每一条都回得很认真。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修一辆辆看不见的车——打气、补胎、紧链条,让那些在外漂泊的人,能跑得更稳一些。

2026年4月,宜昌市“网聚职工正能量”活动征集作品,老周被推荐为“好网民”候选人。他把通知截图发给了远在武汉读大学的闺女,加了一句:“你爸也算网红了。”

闺女回了三个捂脸笑的表情,接着又发来一行字:“爸,你早就是了。在你拍那条江的时候,就是了。”

老周那天傍晚照例开了直播,镜头对准长江。一艘夜航船缓缓驶过,船上的灯在江面上拖出一道碎金般的水痕。他说了那句被无数人听过的话——“大家好,我是宜昌江边修车的老周。今天的江,特别好看。”

评论区又热闹起来了。有人发了一朵玫瑰花,有人说“老周辛苦了”,有人问“明天还播吗”。老周咧嘴笑了一下,把工具箱上的手机支架拧紧了一点。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春天刚发芽的青草味。

他想起父亲年轻时候在码头扛麻包的样子——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太阳底下脊背黝黑发亮。那时候没有人拍视频,没有人点赞,可那些汗水一滴滴砸在跳板上的声音,和今天修车铺里扳手拧螺丝的声响,在老周听来,是一样的节奏。

他抬头看了看远处亮着灯的夷陵长江大桥。桥上车流不息,桥下江水东流。明天还有车要修,还有视频要拍,还有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等着从他抖动的镜头里,看一眼宜昌的长江。



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
总期数 09
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

上一站,蓬莱公园

■谭颖欣(江门)

“90后”的江门人,童年里各有各闪光的记忆碎片,但是共同的那部分里,一定重叠着蓬莱公园。

这个默默无闻的三角位,是多少人童年的第一个游乐场。转眼20多年,当年的双马尾小女孩,转眼已成为消失在朝九晚五里的小喽啰。而蓬莱公园,就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有着惊人的防腐力。对于“90后”的我来说,它的大门几乎都没有变过,门口的小卖部依旧摆放着铺着毛巾的大冰箱和带着致命吸引力的各样玩具。虽然我已经不知道“00后”或者是“10后”们,在物质如此丰富的今天,那个小卖部是否还有吸引力。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在蓬莱公园买一个玩具,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事情,是我撒娇撒泼用尽各种戏码才能获得的。尽管,它不如现在一杯奶茶来得贵。

现在蓬莱公园游泳池和以前也还是一样的,只是显得冷清和简陋了许多。儿童游泳池没有泛滥之前,蓬莱公园是万千小小炙热身体心之向往的。那是除了幼儿园外,可以展示小小泳衣和游泳圈的少数地方之一。小小一个池,家长们里外三层地把它围满,在一堆“饺子”中,牢牢看好包着自己馅的那只。记忆里的水池,水好深,双脚使劲摇摆,怎么伸长,都着不了地。小时候数次以为,自己会在那里结束短暂而闪光的生命。

然后,我终究平安地成为了长大后的普通人。当泳池成为学校、小区,甚至健身房的必备时,这个水池便逐渐冷清,在做一个夏天里可有可无的补充,然后更多地是被放干闲置。现在我看着那个水池,可能真的只是和饭店里的海鲜池一样深,不得不为记忆中残留的恐惧感产生了深深的羞愧。

以前就在靠近紫茶小学附近,有一个平地的小火车,现在也有,只是换成了黄色的动物宫廷风,也不再穿过山洞了,就风风光光地在山洞外面经过。以前小时候的小火车,是开篷露天的,会穿过一个很黑的小山洞。小山洞入口处,挂着几条烂布,看着阴森恐怖,但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很黑。大概历时5秒,你就会“重见光明”。

小火车铁栅栏那边等着自己的父母,通常都会饶有趣味地看着刚刚出山洞的你。如果你很乖,没有哭,他们会夸赞你“哇!好叻喔”。如果你害怕了,或是哭着出来,他们可能会和你说“甘屎㗎,人地都唔哭㗎”。后来久而久之,会心里默默倒计时,快出山洞的时候,肯定是一副标准的快乐笑脸。现在回想起,真的好想回去抱抱小时候的我,告诉她就好好当一个随心所欲的小公主,害怕就哭,开心才笑,别那么小就学着逞强。

毕竟,人生能肆无忌惮地受宠的日子,就短短一眨眼。一直在江门工作的我,却很少再来这里。觉得自己儿童不再,却不料这里再无儿童。那些有趣的小童雕塑,那对大象,在这20年来,从风光一时,到无人问津。雕塑上布满了时光留下的青苔,它们看着还是那么欢乐,笑着接受被这个时代抛弃。

蓬莱公园也一直尝试着改变,引入了许多新的游乐项目,它像是一个天资不高的勤奋学生,它努力地为儿童的口味改变,但是因为场地位置和面积等限制,它始终没办法拿到一个高的分数,甚至慢慢地离合格越来越远。

这些年来,也传出来很多次关于蓬莱公园拆迁的消息,它变成人们眼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物质条件的发达,现在的小朋友去长隆,去迪士尼,甚至出国都成为常事。信息爆炸的今天,碰碰车和残旧的旋转木马已经没办法满足新鲜和好奇。

我很喜欢蓬莱公园,它孕育的我们这一代代的江门人,都是那么的单纯和美好。好多人说,江门一个养老的城市,生活节奏慢,人们总是吃吃喝喝。我承认,江门的奶茶店总是座无虚席,喜茶发源于此,赵记传承也发源于此。蓬莱公园不仅仅是我们童年的第一个游乐场,也是我们小小精神的孕育。我们简单,我们单纯,我们屹立不倒。

随着时代的发展,蓬莱公园的更新换代也是迟早的事。新生代的小孩和我们一样,对它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没办法也没有必要重回以前它辉煌的时候,因为我们,江门的“90后”,从它的历史中长大,我们骨子里印刻着它所有美好的记忆,也定会带着以后我们的小孩,变成更好的人。

谢谢你,蓬莱公园。那么多年辛苦了。